

苦涩岁月

一代青年的浪漫故事与沧桑过往，一代青年的不懈追求与悲壮岁月；
一代青年用生命诠释的青春和爱情，一代青年用热血阐释的理想和人生。

王松网◎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014035939

I247.57
3327

苦涩岁月

王松网◎著



北航

C1723145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I247.57
332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涩岁月 / 王松冈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511-1711-1

I. 苦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5217 号

书 名: 苦涩岁月

著 者: 王松冈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7.5

字 数: 56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711-1

定 价: 3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本书描写了几对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城市下乡知青与乡村青年的感情纠葛，那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年代。那个年代的爱情，有甜蜜，也有苦涩；有荒唐，也有反思……

风雨夜里的一次浪漫邂逅，温柔可人、冰雪聪明、才艺俱佳的城市姑娘肖寒，被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小伙王伟光俘获了芳心；家境优越的城市青年方凌，爱上了被人歧视的乡村放牛姑娘夏小雨；高傲的女干部马笑笑一颗芳心只痴情于方凌，与夏小雨展开了一场爱情保卫战；孤独的牛丽年少时曾被伤害过，她默默地爱着女友肖寒，也默默地爱着王伟光，但却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；乡村小寡妇冯小妮，与王伟光的是是非非，让僻静的桃花谷波澜起伏。王伟光、肖寒、方凌、夏小雨、马笑笑、冯小妮……这群男男女女，命运让他们相聚在一起。他们之间演绎了怎样的爱情故事？他们的结局又会如何？这一切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小说通过一段段爱情故事，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。故事情节曲折感人，人物命运跌宕起伏，时代风云变幻令人感慨万千。

肖寒插队的村子叫桃花岭，有一列火车每隔一天就会在桃花岭村头停一分钟。肖寒探亲回来的时候，坐的就是这列火车。

火车中途一停下来，正在睡梦中的肖寒立刻醒了。她揉了揉一下惺忪的睡眼，看了下路边的站牌，心想幸亏醒得及时，差一点就坐过站了。

她连忙起身，提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车。刚刚下车，火车就慢悠悠地开走了。

已是黄昏时分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不时传来打雷声。肖寒心想快走吧，好像要下雨了。

刚要往村子里走，却突然发现了个很严峻的问题——下错地方了！

她再仔细辨认了一下那个站牌，上面写的是“桃花谷”，而非自己插队的村庄“桃花岭”。

桃花谷是哪里？离桃花岭多远呢？肖寒深深地体会到孤立无援是什么滋味。

铁路旁只有一个站牌，一盏灯，一个人——绝望的她。

灯已经亮了，发着昏黄的光芒。一群蚊子围着灯光翩翩起舞。肖寒忽然很羡慕这群蚊子，它们有这么多同伴，而自己却孑然一身。

站在路口往北看，眼前就是个水库。水库边上有一座水泥房子，藏在郁郁葱葱的桃树林里，只露出一小截屋顶，远处是高高低低的群山，群山环抱中有人家，星罗棋布的屋子在暮色中隐约可见，有一条蜿蜒的小路直通那个村庄。

肖寒心想“桃花岭”和“桃花谷”只一字之差，也许相距不会太远吧？要是不太远的话，沿着铁路，就走回去了。正想着呢，一个女孩赶着一群牛从桃树林里慢慢钻了出来。

肖寒急切地捉住了这个女孩的胳膊，就像溺水的人捉住了一根稻草一样。

“同志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离桃花岭有多远？”

女孩一双乌溜溜的眼睛“骨碌骨碌”地打量着肖寒，仿佛在研究这个陌生人为何这么急成这样。

肖寒心想，老天啊，千万不要是哑巴啊！

仿佛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哑巴，那女孩说话了，声音轻柔动听：“你是知青吧？”

肖寒点了点头，再次问道：“你能告诉我这里离桃花岭有多远吗？”

女孩说：“我不知道桃花岭这个地方啊。”连这个地方都不知道，自然更不知道有多远了。

肖寒说出桃花岭所属的公社名字。女孩摇摇头说：“这个地方俺也没听说过。”

肖寒又说出桃花岭所属的县城名字。

女孩沉吟着说：“这个地方好像听说过，离这里有几百里吧。”

“几百里？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”肖寒绝望地哀叹了一声，掉泪了。

女孩赶忙说：“姐姐，你别哭啊，你怎么了？迷路了吗？”

肖寒说：“我坐火车下错站了，回不去了。”

下雨了，雨点打在泥土里发出“噗噗”的响声，一股土腥气息扑鼻而来。

肖寒急得直跺脚：“我可怎么办啊？”

女孩却火上浇油：“是啊，这个地方夜里有狼！再说眼看雨已经下起来了。”

肖寒更害怕了，赶忙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胆量很小的。如果我遇到狼，两条腿就软了，两条腿一软，全身就软了，肯定会被狼轻轻松松吃掉的。”

“姐姐不怕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”女孩一指水泥屋说，“看到那个屋子了吗？那是我们大队的机房。王伟光住在机房里，我让他给你想办法。”

女孩一头钻进桃树林里不见了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雨也越下越急了。肖寒心想：不知道机房里那个叫王伟光的人是不是色狼？如果和一个色狼单独待一夜，好像不是那么安全啊。可是，如果今天晚上没地方去，碰上野狼怎么办？权衡之下，就觉得横竖都是狼，色狼毕竟要比野狼好对付那么一点点。

正思忖着，女孩领着一个男子走了过来，夜色里看不清那个男子像不像色狼。

女孩说：“姐姐，这是俺村的王伟光大哥。伟光哥思想好，人品正，是俺村的团支部书记、民兵连长。你放心，他会照顾你的。我得马上把牛赶到生产队里，再见了。”

女孩说罢，挥一挥鞭子，赶着那群牛慢悠悠地消失在暮色中。

雨骤然急促起来，那个叫王伟光的男子将上衣脱了下来，披在肖寒的头上，大声喊：“快跟我走！”

肖寒跟着王伟光钻进桃树林里。在桃树林中刚跑了几步，肖寒一脚踩在黏土中，把脚上的万里胶鞋拔掉了。她连忙弯腰捡起鞋子，也顾不得穿上，赤着一只脚继续跟王伟光往前跑，生怕跟丢了。忽然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扎了脚底一下，很疼，也顾不得了，终于到了水泥屋，里面亮着马灯。

那间大屋很宽敞，摆放着好几台机器。大屋里面还有个小套间，王伟光先走进去，点上油灯，招呼肖寒进来。

肖寒进去后，立刻嗅到了一股浓重的男人气息，这气息让她觉得更不安全了。小屋很简陋，只有一个洗脸盆和一铺火炕，火炕上放了一本红皮书，一件衣服和一架手风琴。

看到这架手风琴肖寒心里有了一点点宽慰，她想，会拉手风琴的男人，也许不会是色狼吧。

她又去打量这个陌生的男人，只见他身材高而粗壮，浓眉大眼。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都是这种形象，肖寒忐忑的心终于有了几分安定。

在肖寒打量王伟光的时候，王伟光也在打量她。这姑娘赤着一只脚，全身上下湿淋淋的像落汤鸡一样，好狼狈！但这是一只美丽的落汤鸡，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只美丽的落汤凤凰。

肖寒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夏衣，里面是一件浅红色的胸衣。的确良被雨水打湿之后，变成透明的了，里面的胸衣清清楚楚显了出来。看到王伟光的眼睛在她上半身浏览，肖寒觉得很难为情，心想，这属于贪婪的目光吧。唉，什么思想好，人品正，民兵连长、团支部书记，看来，依然不能免俗，还是色狼一个。外面大雨滂沱，夜色深深，自己眼下的处境与掉进狼窝的羔羊没有什么两样。

王伟光似乎也意识到如此打量这只落汤凤凰不是很礼貌，赶忙把眼光垂下。突然他发现肖寒脚下的地面上有殷红的血迹，惊问：“你脚流血了？”

经他一提醒，肖寒才感到脚底疼痛难忍，一阵眩晕，几乎站立不稳了。王伟光连忙扶着肖寒坐在炕边，打了一盆清水，握住肖寒的脚踝，撩着清水给她清洗脚上的泥巴。肖寒顿时觉得很感动也很害羞，连忙说：“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别动，很快就好。”握紧她的脚踝继续清洗。那只脚很快就洗干净了，但依然有血水不断地从脚底伤口中流出。

王伟光说：“你脚底扎了很深的一道口子，这道口子有三指长，怎么办？”

肖寒说：“不要紧吧，血流一会儿就不流了。”

王伟光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！伤口这么深，如果一直流下去，很快血就流没了。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肖寒果然觉得全身软绵绵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她想，难道我会死吗？

王伟光将炕上的那件衣服拿了过来，在取衣服的时候，手无意中触动了旁边的手风琴，琴箱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。肖寒好奇地问道：“你会拉手风琴？”

王伟光说：“会一点点，不过离专业水平还有一点距离。”

“手风琴是你买的？”肖寒又道。

王伟光说：“跟公社文化站借的，文化站站长马笑笑是我朋友。”

“马笑笑是你女朋友吧？很漂亮吗？”

“漂亮啊，”王伟光说，“但是也很刁蛮，仗着她父亲是公社书记。这么刁蛮的人我可不敢找她做女朋友，再说，她也看不上我，人家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干部。”

他刚才从炕上拿过来的是一件干净的白衬衣，肖寒见他把衬衣扣子一个个解开，心想他是不是要让我脱掉湿衣服换上这件衬衣？那他会不会趁我换衣服的时候偷看？他要是偷看我该怎么办？正想着呢，就听“嗤”的一声，王伟光居然把这件衣服撕掉了。他把衬衣撕得一条一条的，像绷带一样。

肖寒惊问道：“你怎么把衣服撕掉了？多可惜啊！”

王伟光说：“一件衣服哪能跟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相比？再不好好包扎一下，你的血就流完了。”

肖寒心想，女孩子的血哪有这么宝贵的？她每个月都要流一次血，而每一次流出来的血，恐怕都比今天流的多，不过这种事情她绝对不会对一个男人说的。

王伟光先把一根布条牢牢地扎在肖寒的脚踝处，力道很大，弄得肖寒有些麻疼，又拿了几根布条包扎在肖寒的伤口上。肖寒知道这是帮助自己止血的，心中有一种暖暖的感觉，鼻子也有些发酸，她知道自己感动了。

王伟光包扎完后，倒了洗脚水，说：“我走了之后，你把湿衣服拧干，不要感冒了。”

肖寒慌了：“怎么，你要走？”虽然与一个男人独处一室，会让肖寒很顾虑。倘若他真的把自己扔在这里，相比较而言，那她就会更顾虑，更害怕。谁知道野狼会不会破门而入呢？谁知道会不会有别的色狼不期而至呢？或者，更可怕的是，会不会有什么孤魂野鬼闯进来呢？想到这里，肖寒惊恐地说：“我不要你走！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！”

王伟光宽厚地一笑，说：“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。你的伤口虽然包扎起来了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”

肖寒心想：这是个有知识的色狼，还会用“权宜之计”这样的词语，心中对王伟光更多了几分好感。

王伟光说：“我回村弄点消炎止血的药物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说着，冲出门去，消失在暴风骤雨的夜幕里。

肖寒这才觉得衣服湿漉漉地黏在身上很难受，她想脱掉衣服拧干，心中又有点忐忑，要是这个王伟光偷看怎么办？谁知道他真的走了，还是没走？

于是她跷起那只负伤脚，另一只脚蹦跳着来到机房门口，探出身去往窗外看，窗外一个人也没有，她却被外面的风裹着雨水袭击了一下。雨水灌进她的鼻子里，让她一阵窒息。她连忙退回屋里，为刚才的小心眼而惭愧。

她用最快的速度脱掉了外衣，拧干了雨水。穿上衣服后，胸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，依然很难受。犹豫了一会儿，她再次脱掉了褂子，去解胸衣的纽扣。

那时候姑娘们穿的是“胸衣”而不是“乳罩”，胸衣和乳罩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。乳罩是保护乳房的，为了让乳房显得更加挺拔；而胸衣则是禁锢乳房的，为了让姑娘的胸部看上去不是那么很丰满。

这与人们当时的审美观有直接的关系。那时候一个姑娘要是挺胸凸臀，会觉得很难为情。

肖寒的胸衣就像一件没领没袖的小衣服，紧紧地箍在胸部。胸衣前面有一排小纽扣，肖寒解开那排纽扣，挺拔的乳房像一对兔子般跳了出来。

肖寒赶忙拧干了胸衣，立刻穿上，把那对兔子再次禁锢了起来。从十四岁起，肖寒的这对兔子就迅猛成长，让她很惶恐。在浴池洗澡的时候，见别人的那对兔子很老实地窝伏在胸前，她就很羡慕。不像自己的，那对兔子很不安分，一跳一跳地总想离开她的身体，同伴们都用异样的目光去注视她。

有人说：女孩的胸部若被男人摸过，乳房就会慢慢变大。肖寒看着别人异样的目光，就觉得很委屈。她想我敢向毛主席保证，我的无产阶级贞操观很坚定，没结婚之前，绝对不会让异性碰我。

所有的衣服都拧干了，这下穿在身上就舒服多了，伤口也不像刚才那样疼了。王伟光还没有回来，肖寒觉得有点害怕了。她不时往门口瞅瞅，担心会有野狼突然间闯进来。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她把那本红皮书拿过来想看一看，这是一本塑料封皮的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。她有点失望，那个年代这样的书籍随处可见。

她随意揭开书翻了一下，立刻觉得不对。虽然她没瞧清书里面的字，但是从纸张的颜色和书面的版式上还是觉得异常。她立刻捧起那本书，凑到油灯下细看。只看了几行字，她就认出这是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个名叫保尔·柯察金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故事，不过小说中有许多两性描写，尤其是保尔和冬妮娅恩爱的那一段写得格外详细。

“文革”时期中国文艺进入禁欲时代，以八大样板戏为例，剧情中找不到一星半点男女之间的感情戏。如果你仔细留心一下还会发现，剧中人物里甚至都没有夫妻关系。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样的书籍，尽管主题是积极的，但是里面许多细节是宣扬了男女情爱的，因此被列为禁书。那时候的领导人似乎觉得，中国人民不能看与性有关的东西，一看就学坏了。就算相对开放的今天，这种观念依然在领导人的心里根深蒂固。

肖寒偷偷地看过这本书。记得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手都是颤抖的。看到那样的情节的时候，心怦怦跳，有一种罪恶感。没想到在这里她再次看到了这本书，还是用《毛泽东选集》掩盖起来的。她匆匆翻到了保尔与冬妮娅亲热的那一段，发现那一页格外破旧，不知道被看了多少遍。

她想，原来这个王伟光思想很不健康啊，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会不会把我也当成冬妮娅。

听到外面响起脚步声，肖寒赶忙将书籍放回原处，咳了一声，正襟危坐。

王伟光身披蓑衣一头闯了进来。他把蓑衣放到外间挂好，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一包东西。有一匝绷带，有一包药棉花，一瓶消毒碘酒，还有一瓶白色的药片。

他让肖寒坐在炕上，伸直腿，把原来包扎伤口的布条解了，用药棉蘸着碘酒给伤口消毒。消毒的时候肖寒有一点点疼，皱了眉头，他连忙停下，关切地问：“疼吧？”

肖寒说：“没事！”

王伟光揭开一个纸包，里面包着褐色的粉末。他说：“这是三七，可以止血消炎愈合伤口的。”一边说一边细心地把褐色粉末撒到肖寒的伤口处。然后，再用绷带给肖寒细心地包扎上。

肖寒的一只脚让他捧在怀里摆弄着，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。

包扎完之后，王伟光倒了一杯温开水，从药瓶中倒出三个药片，让她吃下去。他说：“这是消炎的。”

肖寒心想，该不会是安眠的吧。如果他把我安眠了，我不就成冬妮娅了吗？心里这种念头刚刚出现，又立刻自责。她想，人家一个陌生人这样照顾自己，还不都是出于阶级兄弟感情？不该用肮脏的思想去猜想一个正直的阶级兄弟。

王伟光说：“你放心，这真的是消炎药，不是安眠药。”

肖寒心想，这家伙怎么这样厉害？我心里想什么他一下子就看透了，难道他是钻到我肚子里的蛔虫？一边想着，一边接过药片，很勇敢地送到嘴里。

当药片随着水进入肚子里后，肖寒张开嘴伸了伸舌头，似乎是让王伟光检查一下。

王伟光说：“你放心，今晚上我发誓不会伤害你！你这么美，我哪敢对你不尊重呢？”

肖寒心想，如果我是丑八怪的话，你就要对我不尊重了吗？

王伟光说：“对了，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”

肖寒说：“我叫肖寒，寒冷的寒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我喜欢！”

肖寒心想，你是喜欢我的名字，还是喜欢我？男孩子怎么可以轻易对女孩子说“我喜欢”呢？

王伟光接着说：“不像我们桃花谷的姑娘，叫什么花儿、叶儿的，俗不可耐。不过偶尔也有好听的名字。比如这个，夏小雨。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？”

“下小雨？还有这样的名字？”肖寒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。

王伟光说：“姓夏，夏天的夏，夏小雨。”

肖寒说：“这名字好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就是傍晚你碰到的那个放牛的女孩。夏小雨不但长得漂亮，也特别聪明，可惜成分不好，上不了中学。”

肖寒听王伟光这么夸夏小雨，心里有点别扭，就岔开话题说：“你的名字也挺不错的，听上去很响亮。”

王伟光沮丧地说：“别提了。我原来不叫这个名字，叫王满仓。念中学的时候，班主任说我这个名字资产阶级小农意识很浓厚，就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。伟大光荣正确，

伟光！多俗，不过我原来的名字也不怎么高雅。”

聊了一会儿名字，肖寒觉得两人的距离无形中拉近了许多。她突然把那本包着《毛泽东选集》封皮的书拿在手里晃了晃说：“你很积极啊，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学习毛泽东思想。”

王伟光顿时显得非常尴尬，说：“这本书不是我的，是知青牛丽的。”

肖寒问道：“牛丽也是个漂亮姑娘吧？你认识的都是漂亮姑娘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牛丽挺不错的，可我也不是看见漂亮姑娘就喜欢啊，那样的话我不成色狼了？”

肖寒心想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我心里一直叫你色狼的，你不知道吧？

“我想听你拉手风琴。”肖寒突然说。

王伟光说：“我说过我只会一点点，比专业水平还有一点点距离。”

“那也不错了，我真的想欣赏一下。”肖寒再次要求。

王伟光见肖寒愿意听他拉手风琴，显得很兴奋。他赶忙将手风琴拿过来，一边拨弄着一边说：“那我就献丑了，多提宝贵意见啊。”

肖寒本以为在这乡村僻野里遇到一个会演奏手风琴的知音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，哪知道却让她大失所望。王伟光演奏手风琴的时候，动作很不协调，指法也很生疏。由于指法生疏，音乐的节奏被拖得很慢。这水平比专业水平相差岂止是一点点？差了千点点，万点点。肖寒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好一会儿，方听出他拉的是《白毛女》选段《北风吹》。

王伟光一曲奏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肖寒，等待她的点评。肖寒心想这该如何评价呢？要说对方拉得好，那就太违心了，而且不是千点点、万点点违心。于是她说：“《北风吹》能被你拉成这样子，也很不容易。”

王伟光却把这评价当成了赞扬，脸上泛出一丝得意的神色，说：“其实我刚刚练习了不到三个月。我的体会就是：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

肖寒真想接过手风琴来亲自演奏一曲，让他知道什么才是“比专业水平还有一点点距离”。但她还是把自己的冲动使劲地压了下去。心想，何必给人家难堪呢？

肖寒本就是一个心态平和的老实姑娘。

两个人越说话越多，不觉就到了深夜。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成千上百只青蛙在屋前屋后此起彼伏地聒噪，肖寒恍惚中觉得置身在一个到处是青蛙的童话世界里。

蚊子也逐渐多了起来，围着两人头顶嗡嗡叫唤，还冷不丁就俯冲下来，狠狠地咬他们一口。肖寒和王伟光一边说话，一边要拍打蚊子。王伟光说：“我放下蚊帐，我们坐在蚊帐里说话吧？”

他征求肖寒意见的时候，一双眼睛里透出期待的神情。

肖寒含羞地点了点头。

王伟光赶忙把蚊帐放了下来，伸手把肖寒拉进蚊帐里。进了蚊帐，肖寒觉得空间进一步缩小了，有些惶恐也有些兴奋。她想如果王伟光真是色狼，这个时候就该露出牙齿了。如果他真要吃掉自己，那也没有办法。之前给她洗脚给她拿药上药包扎等等，都不过是诱饵罢了。

如果他不是色狼，能和自己平平安安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相处一夜，那他就是自己的恩人。我肖寒有仇不能报，有恩就要报恩，这是做人的起码良知。

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保尔和冬妮娅，有些困了。王伟光背朝着肖寒躺下，中间隔了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仿佛成心要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力能不能像钢铁一样。他说：“如果我睡梦中过界了，你就打我。”

肖寒心想，我睡都和你睡到一起了，就算没过界，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也算不清不白了。好在是荒郊野外，没人知道。这样想着，困意渐渐袭了上来，不觉就进入了梦乡。

二

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明晃晃照在窗口上了。肖寒扭头一看，身边空无一人。她有点害怕，心想那色狼哪里去了？难道他不吃我，也不管我了？不由得有点失落，连忙爬起身来，把蚊帐收好，就下炕穿鞋。

但是那只负伤脚刚刚沾地，就疼痛难忍，她不由得缩回脚，皱了一下眉头。

“哎，你在哪？”她叫了一声。

但是没人吱声。

“哎，王伟光同志，你在哪里？”她声音提高了一些。

还是没有人吱声。

她确认这个色狼已经独自离开了。她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，心想这可怎么办？自己人生地不熟的，脚又负了伤，该如何离开这里？

她又想起妈妈活着的时候，经常说过的一句话。

妈妈说：在家处处好，出门事事难。

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，肖寒鼻子一酸，豆大的泪珠扑簌簌从眼眶里滚落下来。

正在这时候王伟光一步闯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竹篮子。见到肖寒流泪，他连忙放下篮子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

见到王伟光肖寒的心就安定下来了，连忙擦干了泪水，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没事，我醒来时见你没有了，还以为你不管我呢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傻姑娘，我怎么会不管你呢？我回去让我妈妈做饭了，你肯定饿了吧？”

王伟光的篮子里装着一罐小米粥，一个玉米面饼子，还有两个熟鸡蛋。

看到这些食物肖寒才发觉自己真的饿了。从昨天中午起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没有吃过饭。

她把小米粥倒在碗里，鸡蛋剥去皮放在小米粥里，一手拿着那个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，一手端着碗，狼吞虎咽吃了起来，完全没有了淑女细嚼慢咽的风范。她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饭吃完了，肚子里暖暖的，胀胀的，脚也仿佛不那么疼了。这时候她才想起还没问王伟光是不是吃过了。

这只色狼真的就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，肖寒刚要问，王伟光就说：“我已经吃过了。这是专门送给你的。”说着就把饭碗粥罐收到篮子里说，“来，上药了。”

他捧着肖寒那只受伤脚，细心地给她解开绷带，又抹了一次碘酒，擦了一次三七，然后给她缠上新绷带。

肖寒看着看着，忽然掉泪了。

王伟光问道：“怎么又哭了？”

“因为你。”肖寒说。

“我没把你怎么样啊。”王伟光的表情有些委屈，“昨天晚上，我一直很规矩的。”

肖寒说：“我很感动，所以流泪。你这样待我，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报答你！”

王伟光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。”

肖寒怯生生地说：“以后，我们对话的时候不背毛主席语录好吗？”

王伟光点点头说：“好，以后我再也不这样说话了。”

肖寒说：“人家都讲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我们……”觉得自己说话太直接了，赶忙转换话题，“今天我要回去了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火车两天才有一趟，今天你怎么回去？再说，你现在的脚根本就不敢走路。”

肖寒脸上出现焦急的样子，心里却一点也不急，她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难道我还要在这里住一晚上吗？”

王伟光双手一摊，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势。

肖寒说：“可是，这样打搅你，我觉得真不好意思。”

王伟光马上说：“没事，我愿意你这样打搅我。”

肖寒嗫嚅说：“如果我告诉你……我母亲因为被人批斗……三年前自杀了，我父亲还在农村……劳动改造。我呢……属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，你还愿意和我……交往吗？”

王伟光很肯定地说：“愿意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你本人要求进步就行了。你能响应毛主席号召，上山下乡扎根农村，这就是进步的表现。”

肖寒说：“对啊，我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扎根农村一辈子。”

王伟光拍着手说：“我大力支持你这个决定！最好你到我们桃花谷落户。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桃树，很美的。等你什么时候脚能落地了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”

肖寒下炕试了试，虽然脚底还有点疼，不过勉强也可以走动。她说：“你现在就带我出去转转吧。”

桃花谷背靠大青山，前有妯娌河，漫山遍野除了庄稼就是桃树。桃花谷的桃子个头大，果肉又脆又甜，远近闻名。有人曾试验将桃花谷的桃树移栽到外地，可结出来的桃子味道却与桃花谷的桃子大相径庭。看来，桃花谷的桃子之所以好吃，水好，土也好。

肖寒与王伟光并肩走在水库边，风从水面吹来，显得格外凉爽。看着远山近水，看着星罗棋布的人家，看着满山遍野的桃树和庄稼，肖寒心旷神怡。她想，如果能在这里找一个好男人，安安稳稳生活一辈子，倒也不错……想到这里，她偷瞄了一眼王伟光，心想这个色狼不知道为什么总能猜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。

果然，王伟光突然说：“你是不是看到这里景色好，想嫁到这里？”

肖寒雪白的脸庞顿时飞起一抹嫣红，连忙否认道：“没有！我在想你们村这么多桃树，满山遍野的，桃子又这样出名，还不被人偷光了？”

王伟光说：“我们村的桃子没人偷。”

肖寒赞叹道：“你们这里的民风真好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不是民风好，是我们村里的治安好。我们村里有四个治安，叫大虎、二虎、三虎和四虎，他们是亲弟兄。这么多年来，谁要是偷桃子，总会被他们捉住。而且这几个家伙还铁面无私，就算支书家属偷桃子让他们捉住，一样不会放过。”

肖寒道：“那我们现在偷一只桃子，是不是也会被他们捉住？可他们也没在这里啊。”

正是早桃成熟的季节，肖寒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就有一株桃树，树上结满了果实。那桃子一只只有拳头大小，色泽青里透红，非常诱人。肖寒忽然间嘴里生出一汪口水，她想，如果有这样一只桃子吃，肯定非常美。

王伟光见肖寒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出贪馋的神色，就问道：“是不是想吃桃子了？”

肖寒点点头，又很快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……不想。”

王伟光左右打量了一下，确认附近没有外人，就说：“我摘一只让你尝尝。”

肖寒忙说：“还是不要冒险了，万一被你说的几虎他们捉起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王伟光想：自己喜欢的姑娘想吃一只近在咫尺的桃子，难道还不能满足她？别说是一只普通的桃子，就算是天上的蟠桃，孙悟空看着的，也要冒冒险了。

他毅然决然地走到桃树下，攥住一只桃子，一下子就揪了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只见大虎和二虎分别从不远处的两棵桃树上跳了下来，像天兵天将一样突然出现了。

弟兄俩的身材又粗又壮，像两只铁塔一样矗立在王伟光和肖寒面前。肖寒看到传说中的四虎弟兄，果然面目狰狞，张牙舞爪，有些害怕，不由自主地抱住了王伟光的一只胳膊，身体在微微发抖。

王伟光安慰道：“没事没事，不用怕。”

“盯你们好……好久了，果然在这里偷……偷盗集体的财物！”大虎说话结结巴巴，但声音却瓮声瓮气的，震得肖寒耳朵疼。

王伟光说：“我是大队干部，检查一下集体的桃子成不成熟，看看什么时候可以采摘，这没问题吧？”

大虎被王伟光一番话堵住了，涨红着脸好久搭不上腔来。二虎却说：“不用狡辩。你的狡辩只可以糊弄我哥哥，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。”

王伟光问道：“你呢？你头脑很不简单是不是？”

二虎说：“不错！我四肢发达，头脑也发达。你是民兵连长、团支部书记，负责民兵工作和青年团工作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林业了？果子成不成熟，什么时候采摘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王伟光说：“怎么能没有关系？既然我是村干部，什么工作我都应该关心一下。”

二虎说：“那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”

“问吧。”王伟光说。

二虎问：“这个女的是谁？你为什么和她一起来破坏集体的财物。”

大虎说：“是啊，这个女的长这么漂亮，我看是女特务吧？”

王伟光说：“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不客气。”

大虎说：“你既然做了违……法的事，就算你是大队干部有……有什么了不起？现在跟我们回大队部接受处理。”

王伟光知道大虎弟兄一根筋，如果不跟他们回大队部，只怕他们会硬来。他可不想在肖寒面前跟大虎弟兄动粗，就说：“回大队部就回大队部，我还怕了你们不成？”

他转身安慰肖寒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！”

肖寒歉疚地说：“都怪我！”

王伟光说：“一点也不怪你，怪就怪这两头牛小题大做。你先回机房等我，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。”

大虎说：“不行，这个女的也必须一……一起去。因为她也是……是作案人之一。”

王伟光怒道：“你他妈的瞎眼了？没看见她脚受伤了，怎么走路？”

大虎说：“她不能走路你就背……背着她，你们是两个人一起做的案子，怎么可以一个人去……去接受处理？”

肖寒听到“案子”、“处理”之类的词眼有些怕，心里一慌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王伟光赶忙握住她一只手说：“你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事。”

二虎冷冷地说：“还挺亲热啊。一男一女在桃树林里，不知道鬼鬼祟祟干什么！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出现，恐怕……”

王伟光说：“这是桃花岭村的下乡知青，我的女朋友，怎么了？不许我们在桃树林里走走？”

一句话堵得二虎张口结舌。

肖寒心想，这个色狼，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女朋友了？

王伟光蹲下身子，对肖寒说：“来，我背你！”

肖寒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一个男人背着，这有点不可思议。她赶忙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，我还是自己慢慢走吧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从这里走到村子，路好长呢，我还是背着你走一段吧。”

肖寒虽有些难为情，心里却甜蜜蜜的，她觉得这个“色狼”好体贴人啊，又一想反正这里也没人认识我，那就……看王伟光拉出背人的架势半蹲在那里，便伏在他的背上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
王伟光喊了一声：“走咯！”起身就背着肖寒往前走。

大虎和二虎一前一后随着王伟光、肖寒一起走，前后包围着，好像怕王伟光、肖寒突然逃了一样。

正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，人们都在田里劳动，所以一路上并没遇到什么人。肖寒不敢把身子完全伏在王伟光背上，怕自己胸前的那对兔子蹬着他。

快到村了，有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打闹着跑了过来。看到王伟光背着一个漂亮的大姑娘，就跟在后面起哄。他们先是喊：“噢，猪八戒背媳妇了！王伟光背媳妇喽！”

接着又喊：“王伟光，摘葫芦，一摘摘出个俊媳妇……”

肖寒轻声说：“放下我吧，我能行。”

王伟光放下肖寒，说：“离村办公室也不远了，我搀着你慢慢走吧。”

村支书马玉树听大虎和二虎七嘴八舌地汇报完了情况，咳嗽了好长时间，一直咳得脸色紫红，眼泪鼻涕都出来了。他喝了一杯水，喘息了片刻，然后就把大虎、二虎表扬了一番。说他俩大公无私，说以后要再接再厉，说他一定严肃处理。

大虎、二虎带着得意的神情瞪了王伟光和肖寒一眼，趾高气扬地走了。

肖寒胆战心惊地蜷缩在办公室一角，不知道村支书会怎样严肃处理自己。

马玉树又喝了一口水，说：“伟光啊，我正想派人去找你呢。今天城里下来一批知青，我们村也分了一个。你开着拖拉机去公社把人领回来吧，我在村里安排人欢迎新知青。”

王伟光说：“好，那我走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马玉树说。

王伟光搀着肖寒离开办公室，直接来到大队院一角去发动拖拉机。

肖寒低声问道：“这就算完事了？”

王伟光笑着问：“什么完事了？”

肖寒说：“咱们偷桃子的事情，支书不追究了？”

王伟光说：“追究什么啊？我好歹是大队干部，摘一个桃子算多大的事儿？也就是大虎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。”

肖寒说：“刚才吓死我了。对了，你们支书好像有什么病吧？”

王伟光说：“好几个月了，老咳嗽，让他去医院查一下他也不去。”

说话间王伟光已经把拖拉机发动起来了，他说：“我先把你送到我家，我接了知青就回来陪你。”

肖寒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
“要不就把你先送到机房？”

“我不去，我要和你在一块。”

王伟光很高兴，说：“请上车。”

肖寒上了拖拉机，王伟光一踩油门“突突突”驶出大队院。

三

桃花谷村属于吴马坡公社的一个自然村。

吴马坡公社今年夏季又迎来了三十一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。

这已经是吴马坡公社迎来的第四批知识青年了。

知识青年每次来到吴马坡，公社就分配给各个大队。因为桃花谷大队属于全公社先进单位，所以每次都能分到知识青年。

桃花谷大队先后已经来过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了。这些年轻人在村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，陆陆续续都回了城。现在桃花谷大队只剩下一位知青，名叫牛丽。这个姑娘表现也不错，也不是没有回城的机会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她都把机会让给别人。更奇怪的是，牛丽自来到桃花谷之后，从来也没有回城里探过亲。

公社照例在大礼堂里召开欢迎大会。王伟光搀着肖寒进了大礼堂，就在后排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肖寒像个胆小的孩子一样，紧紧挨着王伟光，半个身子都几乎依偎在他的肩上。在这么多人面前，王伟光有点难为情。他想稍微跟肖寒隔开一点距离，却又喜欢这样。正纠结着，有人喊了一声他的名字。

王伟光抬头一看，只见马笑笑一脸坏笑，挤眉弄眼地盯着他和肖寒。

马笑笑是公社文化站站长，也是这个公社党委书记马奔腾的千金。她细溜溜的身材，个子很高，肤色白嫩，模样也清秀。今天她穿了一套绿色的军夏衣，将一头乌发束在脑后，绑了一个马尾辫。那打扮，那气质，真是英姿飒爽。用现在的话来形容，